



豪门梦破碎

我成了变相的“代孕妈妈”

19岁的我做了有钱人的情人

19岁那年,我做了罗平(化名)的情人,当时他34岁。在这之前,从未想过会和有钱人产生什么交往情仇。我家境一般,学习也不大好,高中毕业后,便在一家大酒店做服务员。而罗平家的财富在当地赫赫有名。他和父亲是做建材装饰生意的,还经营着两家相当规模的连锁酒店,我所工作的酒店就是其中之一。在此出入的客人,都是挥金如土的有钱人,他们的气派奢华,使我领略到从没接触过的上等人生活。父母起早贪黑,一个月的收入

都抵不上客人的一桌酒席。我从小是大人眼中的“美人坯子”,那些外表不如自己的女孩,却是含着金汤匙,生在富裕家庭,或者嫁给有钱的老公,过着随心所欲的奢侈生活,而自己出众的外貌,却因贫寒的家境不得不穿上“灰姑娘”的外衣。有时想想,心中也有些不公。

我和罗平的开始,无需赘述,但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,那就是给他生个儿子,好让他庞大的家族产业有继承人。罗平有个女儿,他妻子后

来因子宫被切除,儿子也就成了他心中的企盼。19岁的青涩,只贪图眼前的锦绣,不懂得思考出格的事会带来怎样的噩梦。罗平经常带我参加一些社交应酬,教我怎样适应高贵优雅的生活圈子。他第一次送礼物,就把我镇住了,顶级的名牌手提袋,昂贵的价格吓得我都不敢接受。有钱人就是牛,钱,能把一个人的外在气场支撑得居高临下,傲视一切。我也清楚,没有漂亮的外表,谁会白送礼物给你呢?

有了罗平雄厚的经济后盾,我的

生活随之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当我手持巨额信用卡去购物,服务生紧跟身后,亦步亦趋,谨小慎微的周到,令我倍感自豪。别人艳羡的目光,在顶级名牌店阔绰排场的消费,这般生活,以前连做梦都感觉奢侈,而如今,都已成现实。那时,我像个双面人,在父母面前是听话的乖乖女,拿回家的钱,以当领班挣得多为由,交给爸妈。他们是老实人,假如知道闺女用“情人”的名分去挣钱,绝对会羞愧而死。无知懵懂中的自己,根本不去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。



◆采访人:小雅
◆倾诉者:秋妍(化名)
23岁

采访背景

秋妍经朋友介绍找到了我,得以与她面对面聊天。这个和梁洛施有相似经历的女人,长得相当漂亮,但美丽的容貌却带给她一段令人唏嘘不已、糊涂难堪的岁月……

为嫁入豪门,我梦想着“子贵母荣”

21岁那年夏天,我怀上了身孕,罗平非常高兴。21岁要比19岁的心智略微成熟,自己也有了小九九的盘算。如果嫁给罗平,他的钱财名望,足以令我福泽一生,关键看我的肚子能否“争气”。此时的我,已经不满足于仅仅给他生个儿子。怀孕四个小时,父母得知我和罗平的事,简直要气疯了,一向听话的女儿,怎能做出如此愚蠢不靠谱的事?!

母亲好言相劝,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,你花了他多少钱,爸妈来还,人活着,得靠自己的双手吃饭。我对家人的告诫,听而不闻,认为他们根本不懂我的爱情。父亲见我油盐不进,盛怒之下不允许我再踏进家门半步。随后,罗平给我买了一套复式楼房,让我住在里面安心待产。那时,我唯一的念头就是盼着能生儿子,子贵母荣,顺利嫁到罗家过上阔太太的生活。如今,我

才懂得,当年我是怎样伤害了父母,他们在亲朋面前羞愧得无法抬头,眼看着我走弯路,可就是没能力阻止。有一回,闺蜜劝我:“你这事太荒唐了,假如人家只要孩子,不要妈,你可就是难堪的‘代孕妈妈’了”。我不这么想,只要有了儿子,罗家豪宅的大门,已经对我敞开了。天真固执的我,真如中邪一般,谁的话都难以入耳。

花样的年龄,因为有了钱的堆

砌和肚子里的孩子,我的生活,与同龄女孩有了天壤之别。当她们在校园埋头苦读,或艰辛奔波于职场时,我却住在豪宅里,养尊处优,不愁吃穿,不需要起早摸黑为生存忙碌。我所做的就是安心养胎,祈祷儿子的降临。其他时间,研究插花、菜谱,培养淑女之道,力争让自己多一些修养学识,能在有钱人家撑起一片天。水嫩的青葱年华,被我虚幻设想的“豪门梦”所遮蔽。

变相的“代孕妈妈”,使我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

罗平的妻子芮萌(化名),早就得知我的存在。但很奇怪,这个女人始终沉默淡定,仿佛我和肚子里的孩子,对她根本就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。我和她,好似两条平行线,互不侵扰。儿子出生后,我长舒了一口气,天遂人愿,听着儿子清脆的哭声,感觉自己哪一天就会破茧成蝶。有了儿子,我想罗平也该开始实施离婚娶我的计划了。可惜,我所设想的“豪门梦”,正在逐渐破碎。

儿子出生17天后,我奶水不足,剖腹产的伤口愈合得也不好,罗平提出让芮萌帮忙带孩子。怎么可能让她带我的儿子?我坚决不同意。“你还小,没有养育孩子的经验,先让她带一段日子。”罗平的态度非常

坚决。在我眼里,他有着高不可攀的敬畏,我不敢和他硬碰硬。此时我才明白,有些事情由不得我做主。儿子只吃了我身上十几天的母乳,便被芮萌抱走。坐完月子,我执意让罗平抱回儿子。起初他还哄劝几句,后来,干脆告诉我,就让儿子在芮萌身边吧。怎么能让我们母子分开呢?罗平以我年龄小为由,搪塞过去。儿子的降临,并没让我的身份有所“增值”,反而,真应验了女友那句“只要孩子,不要妈”的预言。

儿子不在身边,我预感到岌岌可危的处境,便向罗平摊牌:“儿子也生了,我总得有个身份吧。”原本答应我肯定会离婚的罗平,现在却有诸多理由在敷衍。例如,他的家

族产业与芮萌的家庭是庞大的合作营销关系,若是离婚,必定会影响生意的发展。总之,离婚是难于上青天。我问罗平:“当初你是否就是想要个儿子,才接近我?”“如果不给你钱和豪宅,你会答应我的要求吗?”罗平的反问真有水平,残酷得像冰凌戳破肌肤一样,痛彻骨髓。忽然明白自己上当了,罗平的确说过要离婚,但他从未吐露出一句要娶我的承诺,我无非是罗家生儿子的一个工具罢了。说到这,似乎还得感谢芮萌,是她我的话令我彻底醒悟:“罗平就是想要个儿子,如果不是我身体的原因,也轮不到你来替代。”难怪,她始终隐忍,我这场梦的结局,足以使她稳操胜券。她的隐

忍,需要我付出毕生的代价。

前段时间,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梁洛施的经历,我一眼都不敢看,尤其有人说她是昂贵的“代孕妈妈”,更令我羞愧难当,仿佛暗指自己。原本想子贵母荣,嫁入豪门,但如今,万事成空,连儿子都难得见一面,自己也成了变相的“代孕妈妈”。我现在进退两难,如果撕破脸皮,要回儿子,天下人都会知道,我是为了贪恋虚荣而协议生子,那么,在这座城市,我真的无颜继续生存下去了。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,有时,真想逃到一个陌生的地方,隐姓埋名,把这场梦完全忘掉。可人生的经历,又怎能用逃避来洗刷掉?!



周振基

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
婚姻情感问题专家
中央电视台、北京电视台以及凤凰卫视等电视台心理栏目嘉宾
撰写出版《抑郁》、《焦虑》等近百万字的专业书籍和论文

聆听咨询师

梦醒时分当吸取教训

文/周振基

秋研并没有爱上不该爱的人,确是犯了不该犯的错。比起梁洛施那场至少是发生在单身男女之间、貌似有迹可循的豪门梦而言,秋研的梦则来得更加没有根基,故而结局也显得更加不堪。

秋研与罗平之间的关系几乎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一场“协议生子”的交易:用豪门的金钱交换年轻和美貌的身体,生产出一个豪门的男性后代,一个庞大家族产业的继承人。这样一桩赤裸的交易直至“如期”谢幕,除了主人公一厢情愿的“豪门梦”注定破灭的结局外,毫无美感的过程也令当事人身心俱疲,备受伤害。扼腕之余,我们不禁探究:是什么原因让

貌美如花的年轻女孩落到如此境遇?

一般来说,一个家境普通,却受众人夸赞为“美人坯子”的女孩,在其成长过程中更容易感受因漂亮外表所带来的优越,如果没有合适的引导,进而会体验在社会交往、人际关系中因漂亮所获得某些超越自身能力条件的“好处”,并因此搭建起追求虚荣的内在精神架构。然而平凡的家境难以充分满足其内在精神需求和外在物质享受,由此带来的自卑感使原有得不到满足的虚荣心更为强烈,以至于有可能逐渐发展为“美貌可以用来交换”的思维定式,以及借此实现自己欲求的行为模式。换句话说,由于自身虚荣和支撑虚荣的根基不够,在潜移默化中,漂亮的外表成为

了主要的乃至唯一的评价标准和资本。

秋研对所谓“外表不如自己的女孩”的不无嫉妒的评价和“灰姑娘”般的自怨自艾,恰恰折射出了她只关注外貌,而忽略其他更为真实的评价标准,比如学识、修养、性情、能力等。在秋研的内心世界中,对有钱“上等人”的生活具有深深羡慕的情结,不能接受凭自己能力以及辛劳付出而自立于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希望生活得更好本无可厚非,问题在于秋研唯一的理由和资本是自己出众的外貌。如此,当有钱人罗平用金钱与她的外貌做交易时,一切便开始得“顺理成章”。

虽然明知是一场交易,虽然面对父母也会产生几许不安,但由于金钱不仅为秋研的虚荣心带

来了极大满足,更主要的是符合了其价值体系,于是在上述因素的驱使下,“中邪”一般的秋研渐渐脱离现实,忽略了这场交易的实质,坚定地认为可以凭着自己的年轻美貌,凭着母以子贵的一厢情愿来实现一场“豪门梦”。而生活毕竟是现实的,再美好的梦遭遇残酷的现实也终是不堪一击,梦醒时分,秋研为自己的“豪门梦”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

如果说今天的秋研内心充满矛盾的话,依然还是与自己的虚荣有关——担心天下人知道自己为了贪恋虚荣而协议生子,无颜在这座城市生活下去,依然没有检视究竟是何原因使自己走到今天的境地。

既然知道“人生经历无法用

逃避来洗刷”,那就勇敢面对——首先在真实生活与追求虚荣之间做出选择;其次,在选择的基础上努力使自己按照选择去做,避免矛盾和冲突的出现。否则,教训仅仅只是教训,对人生没有任何意义可言。

